



聚焦陆军战役首长机关集训(下) 启示录

今天的“考生”是军长！从6月19日开始，陆军13个集团军军长迎来首次战役指挥能力大考。此举，在陆军历史上前所未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消息一出，军营内外震动，专家学者关注，网民网友热议，“千军万马”翘首……

一时间，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从中原腹地到雪域边关，“考军长”犹如震荡波冲击着座座军营……

史无前例的考核，树立旗帜鲜明的导向——

考军长，考出了备战打仗的决心

“当了20年的兵，考军长还是第一次听说。”

从排长、连长一步步走上旅长岗位，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了考基层这一惯性考核思维的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旅长耿大勇，猛然间看到陆军考军长的消息，他坦言：自己被震撼到了！

那段时间，他和旅里所有官兵一样，兴奋地谈论，密切地关注。作为24个分会场3600余名观战官兵中的一员，正式考核那天，耿大勇早早来到了会场。

看到一个个军长在席位上从容答题，耿旅长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一幕：原沈阳军区首次组织师旅级指挥员军事认证考核，对4名考核不合格的师旅级指挥员进行通报批评并补考。

当年不同寻常的“黄牌”，在原沈阳军区尚属首次。当时，有的人并未完全认识到这一举动的深远意义；如今，陆军用考军长这一更加鲜明的举动告诉大家：三军之重，莫过于将，练就能打仗本领，指挥员不仅要“挂帅”还要“出征”，不仅要亲自抓更要带头练。

“过去考核，为什么我们考基层的多、考机关的少，考基层官兵的多、考领导干部的多？说到底，还是和平积弊在作怪。”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张学锋告诉记者，某种意义上，打仗就是打“将”，陆军这次考核有些“颠覆式”的味道，对我军一些沿袭多年的习惯和观念提出了挑战，不仅考出了陆军党委备战打仗的决心，更给陆军各级指挥员树立了旗帜鲜明的导向。

杨上骅唏嘘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老红军、开国少将邹衍今年已是103岁的高龄，在新闻中听到陆军考军长的消息后，他又让人给他反反复复念了好几遍。他向记者又一次追忆起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追忆我军那些战功卓越的将帅，带领官兵创造的惊世伟业。

“练兵练将，正当其时。”邹老说，现在不打仗，训练场就是和平年代的战场；抓训练从高级指挥员抓起，就等于给未来战场藏下一张最硬的“底牌”。

历史充分证明，每一场战争都是战将角逐的舞台；战将多寡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和主导着战争的胜负。当前，指挥员队伍之所以出现“五个不会”等短板弱项，主要是有的指挥员总感到自己是指导者、组织者，忘了自己也是受训者、实践者。有的对未来战争制胜机理一知半解、若明若暗，平时抓训练就没有话语权；有的指挥员训练一味依赖机关作业，习惯机关提建议、开会定决心……

“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只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北部战区陆军领导说，此次陆军首次组织13个集团军军长战役指挥能力大考，为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立起了标杆，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尽快制订出练将练官的“时间表”，拿出练指挥的实招硬招。

虎将才能带出虎狼之师。在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锋办公桌的案头放着一本书——《连队消逝在天际》，这是俄罗斯描写车臣战争的报告文学。一个细节引起了记者注意，张主任把文中这样

考军长，到底考出了什么？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雷



今天的“军长赶考”，只是开端和破题，是结束更是开始。图为陆军战役首长机关“五会”集训主会场。

张永进摄

一段话用红笔画了重点：“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

“战士不怕死，但不能白送死。”张锋告诉记者：看了陆军考军长的新闻后，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明天的战场上，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一支部队带出去，打完仗后再完整地带回来？

非同寻常的考核，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考军长，考醒的不仅仅是高级指挥员

“这次考核，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刚从考场走下来的第80集团军军长王秀斌，他毫不犹豫蹦出俩字：“危机！”接着又补充一句：“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指挥的‘合格证’，就没有打仗的‘资格证’！”

非同寻常的考核，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王军长在这次考核中成绩名列前茅，按理说可以松口气了，可训练紧迫感反而更强了。问及缘由，他感慨地说：当连长，自己是训练标兵；当参谋，自己是全军优秀参谋；当团长，他曾带领全团夺得红蓝对抗多场胜利，原本以为带兵打仗是自己的看家本领，可这次考核过关闯隘颇感吃力，一下子把自己考醒了！

“那0.2分真不该丢！”至今，一名参考的军长还在为考核中的疏忽懊恼：作为战役指挥员，自己的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更多的牺牲和战场的失利！

过去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而现在是“尚未上阵”已经开始“磨刀霍霍”。考军长，这种层层传导带来的紧迫感，是前所未有的。记者一路探访发现，考军长，考醒的不仅仅是高级指挥员。

这几天，某合成旅官兵发现，自打陆军考军长后，旅长张革强对自己要求更严了，冒着高温酷暑，钻进新型战车与组训骨干比着练。记者在该旅采访

时，旅里正组织机关人员进行战术标图、文书拟制等训练。张旅长说：“这次封闭集训，本来只有参谋部参加。可看到陆军考军长的消息后，人人都有危机感。机关各部门领导都主动找来，要求带领本部门参加集训。”

“危机，像警钟一样，时时在我们心头敲响。”不少机关干部坦言：雄师劲旅看“头狼”！这次考军长，对我们震动很大，大家都扪心自问，假如明天考核我们该咋办？

考的虽然是13个集团军军长，牵动的却是广大官兵的心！考核结束后，某工化旅立即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常委会。“带出的部队能不能上战场？上了战场敢不敢亮剑？剑锋所向能不能应对强敌？”常委会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旅长、政委带领机关干部，进行首长机关训练考核。

“有考就有比，有比就有争，争起来才能练起来。”记者采访期间，就赶上好几个单位信息化知识夜校开班。将校军官和战士一样听专家讲课，同一课堂探讨战法训法。

考军长，给海军、空军、火箭军

等其他军种部队同样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当老战友把刷爆了微信朋友圈的考军长新闻，转给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政委邹云川时，他正带领官兵执行一项重大演习保障任务。“欲言战，先研战”——这些天，他带领各级指挥员天天钻研指挥打仗的新招法。

考核是训练的“度量衡”，更是训练的“风向标”。指挥员怎么考，很大程度上决定部队怎么练。透过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考核，大家既看到了人民陆军向能打仗、打胜仗又迈进了铿锵一步，更感受到军队越来越像“军队的样子”。连日来，大江南北座座军营总能听见一个响亮的口号：“练将练官！”

“这次陆军由侧重考机关、练参谋向考主官、练将官转变，由侧重考技能、评业务水平向考谋略、评综合素质转变，由当初风起青萍之末，到如今的浪高潮涌之势，反映了我军指挥员培养观念的深刻变化。”一名军事专家认为，这种变化必然对我军强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备受瞩目的考核，回荡强军兴训的呼唤——

考军长，是结束更是开始

一场考军长震动三军，冲击波还在继续——

“首长，能不能让我们旅党委全体常委都上？”前不久上级组织某旅半年考核，韩旅长的一个请求，让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盯住了他。按照考核要求，该旅只需派3名常委参考即可。结果，该旅常委人人上考场，所有课目优秀！

“不这样逼自己行吗？”回望考场，某旅韩旅长讲起一则旧闻：海湾战争结束后，得胜而归的美军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夫，坚决要求退役，理由是自己的观念“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

“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潜心研究打仗的北部战区副参谋长安卫平引用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大将说过一句话：“战争到来，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时期的将军。”

不能站在思维浪尖上的指挥员，必将淘汰在战争的退潮里。当“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成为定论时，北部战区陆军各级指挥员更在进一步探索“仗怎么打，官就怎么练”。陆军考军长结束不到半个月，他们就下发一个通知：考部队必考主官。

生于本领强，死于能力衰。记者一路采访发现：几乎所有受访指挥员，谈起指挥训练都是一脸凝重。

——战争年代，营连长驱马枪一举，就能指挥打仗。而现在，信息化作战对指挥员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空天一体、精确打击、系统多维的战争新样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打指挥。

——信息化战争的形式变了，如果指挥员的观念不更新，知识结构不改善，能力素质不提高，蝶蛹就变成蝴蝶，只能是包在厚茧里的毛毛虫！

“深化新时代群众性大练兵，指挥员不仅在掌握部队武器上要身先士卒，更要增强谋略意识，提高指挥作战能力。”在第79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营长朱运华看来，这种表率作用的意义也非常大。

备受瞩目的考军长，催生强军兴训的呼唤。走过一路，记者发现许多领导都有着一样的观点：当战争来临之时，战场就是最后的考场，战绩就是最后的成绩。强军兴军之路的“零公里”就在我们的脚下。这个路标，应当矗立在“瞭望者”的视野中。

当兵就当能打赢的兵，练将就练能打赢的将。记者和陆军参谋部作战局的同志一起交流，大家也都有相同的体会：战场制胜的弱项在哪里，练将练官的主攻方向就在哪里。下一场战争来临前，各级指挥员需要“更新、更新、更新”的头脑，不断探索制胜之道、克敌之策。

“谋战思训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陆军有关领导表示，首长就要首训、领导就要领训、常委就要常训。“军长赶考”，只是开端和破题，是结束更是开始！

就在13个集团军军长刚刚走下考核场，有军媒再爆“猛料”：陆军领导又紧接着临机指定陆军机关4名局领导和8名参谋人员，现场进行指挥作业考核。人们有理由相信，冲击波还将继续……

版式设计：梁晨

记者感言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采写这篇稿件时，记者兴奋之后是振奋，这样一段历史萦绕脑海：1954年1月，刘伯承元帅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发言中，介绍了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并诚恳地点出杨得志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这些人都是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素养，都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

历史看起来反复，实则却是涅槃升级。这次陆军首次考军长，就是陆军体制编制重塑后，深化转型聚焦打赢，向“脖子以上”要战斗力，推动部队打赢能力向更实、更严、更高方向扎实迈进的重要举措。

“一些指挥员离开了机关就不会判断形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定

今天，我们如何练将？

■本报记者 刘建伟

下作战决心、不会摆兵布阵、不会处置突发情况。”习主席指出的指挥员“五个不会”问题，振聋发聩，语重心长。这几年，部队大兴学习研究之风，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的人多了。但不可否认，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的紧迫感容易淡化，军人的主责主业容易淡化，“五个不会”问题解决起来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指挥员重管理轻作战，说起管理头头是道，分析作战有时却捉襟见肘；有的指挥员重经验轻学习，指挥作战习惯

用老方法，面对新体制新编制新装备创新不足；有的指挥员重督训轻参训，抓基层训练方法多方法活，组织战役机关训练则相形见绌。

本领，本领，还是本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能力问题。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自古以来，练兵先练将是沙场决胜的一条铁律。由此，一个历史性课题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新时代，我们如何练将？

正所谓，观军者观将。能打仗、

打胜仗，首先要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要做备战打仗带头人。必须通过立起“练兵先练官、强军先强将”“抓自身、带部队”的鲜明导向，通过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提高战役指挥机关的谋略水平和指挥能力。

战将是制胜的关键。如何考核指挥员，提升他们的能力素质，历来是各国军队关注的重点。美军高度重视联合作战指挥员的晋升和考评，探索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督促指挥员

不断自我加压、自我提高。俄军领导层也十分重视对战役指挥员的培养。2017年2月，俄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指挥人员战略战役集训，研究借鉴叙利亚战争的经验教训，提高指挥员指挥打仗的能力。

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水平，战争年代靠打仗，和平时期靠考评。必须用好考核这个“杠杆”，从制度层面开展实战化联合训练立起标准，特别是对指挥员的训练，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旗帜鲜明，行为红线、量化

指标应当十分清晰，使“练将”更加具体可操作。

当然，“千里马”既是在练将练官中选出来的，更是在练将练官中练出来的。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打仗、一切为胜战的用人导向，优先使用经过斗争前淬炼、重大任务历练的干部，优先使用主动钻研战研战、军事素养过硬的干部，结合重大军事任务全程、立体、全方位考察干部，切实把想战者留、能战者用、胜战者上。面对习主席有关我军打现代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战争能力不够的深切忧虑，每一名指挥员都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更加强烈的使命、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努力成长为组织训练的行家、指挥作战的高手、能打胜仗的先锋。

“昨天的战争”背影不远，“今天的战争”面貌一新，“明天的战争”雏形已现。“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重”——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将强兵勇、上下同心，就一定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断然出手、决战决胜。